

THE OTHER WAY AROUND

海是天倒过来的模样

黄信然◎著

我困在岛中央，我的彼岸，在你心上。



我们的青春那么相似，他的青春那么残酷，

但我们所有人的青春殊途同归。

成长的路有很多，但能经历的疼痛，只有三种——

友情、亲情、爱情，它们之间的权衡，是逃离青春、蔓延到一辈子的填空题。

让青春告别校园吧，让我们侵入深沉的内心世界探讨成长。



THE OTHER WAY AROUND

海是天倒过来的 模样

你知道吗？

那些我们都不愿意说出口的话，
一日一日蜿蜒成了小疙瘩。

成长是一件伤筋动骨的事。

我知道，你也知道。

而我从来不知道的，

是我那对世界早已妥协而沉默的父母，
也有着那样痴狂弥漫的青春，
一点也不比我逊。

那年我遇见你在海边微笑的模样，

我的世界就像被打开的盒子，被阳光晾晒
得卓然鲜明。

后来的我遇见了许多个海，后来的我遇见了许
多美好的微笑。

怎么偏偏就没有再遇见你呢？

上架建议 畅销·青春小说

ISBN 978-7-229-01399-8



9 787229 013998 >

定价：22.80元



THE OTHER WAY AROUND
海是天倒过来
的模样



你是我的海，就这样不在，多悲哀

黄信然◎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海是天倒过来的模样/黄信然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
2010. 1

ISBN 978-7-229-01399-8

I. ①海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203961号

海是天倒过来的模样

HAI SHI TIAN DAOGUOLAI DE MUYANG

黄信然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策 划: 光 南
责任编辑: 陶志宏 袁 宁
责任校对: 胡 琳
封面设计: 嫁衣工舍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 15.5 字数: 251千字

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1399-8

定价: 22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自序 喧嚣世外的黄信然

我有两个我，一个温和，一个暴躁。

【一】温和

从第一次真正接触写作开始，已经过去六年时间了。那些俨如泥沙的细碎时光里，最深刻的记忆便是高一的时候：在姨妈家里，寂静的午后，我一个人拿着纸笔，站在走廊上写完那篇后来被登在报纸上、并获得一个不小（对于那时的我来说）的奖项的文章；还有一次放学的黄昏，宿舍外的风很大，因为忘记带钥匙的我站在走廊上，看着天空的飞鸟一只只飞过，于是便拿起纸笔写了起来。后来那些文章被搁置在哪里都不记得，但我仍然记得当时耳朵里塞着耳机，躺在床上直到胸口作痛的日子。

而我没想过，有朝一日，我会为自己的长篇感动。

这不算是最完美的一份答卷，但对我来说，是我而今，最完整的作品。

它之于我，已不是小说那么简单了。

记得曾看过施夏明的一张关于《1699 桃花扇》的映像，他身着昆曲的戏服，表情淡然地站在人潮喧嚣的地铁内。那一份与世融会却与世隔绝的气质，让我一直记得。

那样的修养性，一直住在我的内心里。

写长篇的日日夜夜，是临近春节的时候。我有时半个月不出门，只下楼吃饭、喝水、上厕所，连家门都没出。写到凌晨三四点，然后去睡觉，下午两三点起床，吃完再写，就那样写到傍晚，吃个晚饭再继续写。如此轮回，索然无味或者无头绪的时候，便在房间里放音乐，或者走来走去、看书——

那一段时间，陪伴我的是看了无数次的《誓鸟》。悦然的文字总带给我安宁的心绪，她对我来说，亦是文字的启蒙，从初中刚开始接触小说开始，就一直看她的文字。

我的镜像里，曾存在着这样的画面：喧嚣世界里，若是你挽一手水袖，手拈一朵荷花，出淤泥而不染，或许路人给你一冷笑或者愕然，甚至是不解的嘲笑。

但是此刻，我只能，暂且把它当艺术。

其实我的内心，也住着那样的自己。

那样的我，极具忍耐与温和的心境。我不能说我多有涵养，但我自己知道，我对于自己的那一点要求究竟是怎样的。

2008年年末，我想要写一个故事，当时写完给空空看的时候，她说故事太局促。于是我再三思虑之下便想将它写成长篇，但这并不是我第一个长篇，我之前写过一个长篇，后来因对自己缺乏信心而停掉。可是，那样一思虑，便是几个月的时间，一直到2009年的年初，我才真正将它写下。买了一个本子，将提纲列好，每一章节的情节和故事的走向，还有故事的主旨，我不止一次告诉自己，这一条线，不能乱，一定要抓住。虽然写到最后，有些情节与最初的模样有所出入，但那仍然是我最欣喜的感动。

【二】暴躁

处女座的自己，会常常有莫名的焦虑与要命的精神洁癖。

对于自己的文字，极其挑剔，常常会在准备继续写下去之前，完完全全地看一遍前面的稿子，一点点修正，并找回文字的感觉。有时会感到莫名的暴躁，便听佛经——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举动，但我不能不感谢那些寂静的音乐，它不止一次让我的心静下来。

因为平时爱好极其广，阅读、逛街、音乐，反正与艺术有关的，自己总会爱好一些，因此，人便变得极其挑剔以及窄了。

不是不了解很多东西，是人本身有缺点，太了解自己有时会警惕自己的某些缺点，一再藏拙之下，便会成了刻意，刻意得看起来，便会觉得自己看似在厌恶自己的某些东西，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的。

理解固然重要，可是不了解总有它的美好所在。

朦胧美是由此而来。

十多万字对我来说，实在是一个漫长的坚持，再一次去修正它的时候，我仍然会记不起这之前的心情。我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前面七章，在来广州工作的时候，在那间出租屋里，我将它完成。但完整地写完的那一个晚上，是什么心情我也忘记了。

而我也没心思理过它有朝会出版，也没想过，有天会自己坐下来，安静地去写这样一个序言。

暴躁的自己，有时带着自卑的刺，一次次挫伤自己，但我不敢推翻再重来，写下它，要对它负责。尽管我在之前已毁掉太多没坚持下去的开始，我相信每个写字的处女座，脑海里都有很多停留一刻的片断，文档里总有停留一半的坚持。

因为我知道，我是这样有着忧虑症的自己。

在书出版前，我已一再地坚持。

修正那些羞涩的文字，无论你们看见的是喜欢，或者不喜欢的模样。

但请相信，那是我最诚恳的心意。

【三】作品

许多看过书稿的朋友跟我说：“第二部分是我最喜欢的，就是林知远和良辰建立友谊的开始。从那部分开始，你就越写越棒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的主人公都开始自己思想和行动了，这个境界好高。”

这当然包含着称赞之意在，然而第一章，是最难写的地方，它铺张了我所有的耐心。

但我仍然感谢为我写书评的左小措小姐，是她的懂得让我心存感激。

这个小说里，我最想说的，其实是亲情。而友情与爱情则是一条明线，但潜伏在其中，左右着这些人物命运的，仍然是我们一辈子至为重要也不能磨灭的亲情。

良辰与父亲之间，凉澄与母亲之间，林知远与父亲之间，许沐南与养父母之间，甚至是林若锦与父母之间，那一些明显的代沟与误会，其实只是一碰就破的矜持。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与生俱来的天性，除了感动还有怨恨，而那些俨如小水滴般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江河，便汇成了所有的误会。青春被河流划过，与上一辈的青春断开，那些隐藏在河流里的真相，便是唤作代沟的东西。而之于我，父母的青春与我们的青春的差异，不只是物质上的，

更多的是精神上的,而我们的一生,不正是为了引领这些差异性而前进的么?

父母之于我们,也不只是生与养的情分。

他们亦是我们的朋友。

而在这个故事里,良辰是一个人,但在广大读者的成长历程里,他不是独一的。

你们的青春那么相似,他的青春那么残酷,但我们所有人的青春,都殊途同归。

成长的路,有很多,但能经历的疼痛,只有三种:友情、爱情、亲情。这之间的权衡,是逃离青春,蔓延到一辈子的填空题。

【四】感激

这本书,献给父母,献给悦然。

很多话想说,谢谢当初给我这个想法的空空,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爱姐,以及 M 姐,小姐姐,以及一直支持着我的你们。谢谢老板给我这个机会去亲手尝试,谢谢九哥的重视,谢谢助理为我不辞劳苦地校对,谢谢拖拖小姐的封底文案。更要谢谢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,用最严谨的态度更正我的一些书写上的错误,让书得以顺利地出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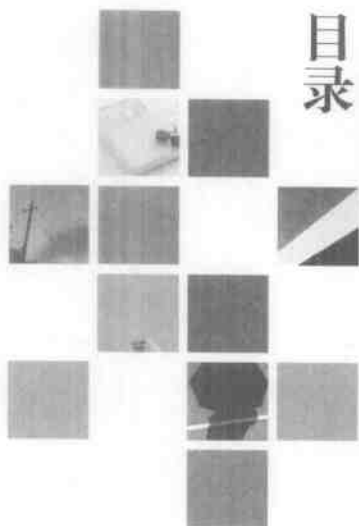
谢谢小措置的书评,它让我感动。

谢谢你,在最及时的时刻,你出现在我身边。

—— 2009 年 7 月 21 日

Contents

目录



001/	自序	喧嚣世外的黄信然
001/	第一章	海涵之末
039/	第二章	流沙之显
073/	第三章	信笺之密
093/	第四章	亦天之始
125/	第五章	破镜之隐
149/	第六章	地藏之解
165/	第七章	良辰之沉
193/	第八章	破碎之爱
211/	第九章	花事之作
233/	解读	唯有爱是最大的主题

第一章 海涵之末

天覆群生，海涵万族。
——《湖州谢上表》苏轼

【0】

往事谢湖州。

梦已尽，花已尽，年少若春迟。

万事若能般般应，花便不逝；

世有良辰，先有黛玉。

——《花事之作》良辰

那本书，倾尽了他几年的时间，他用写作去忘记一切。然而那些记忆却宛若不死的美人蛇，他手下的笔像是有了生命，那些往事一点一点地复活过来。他写得极其缓慢，他的每个字和每个词都用得极其小心，那是他曾经的一切。

他恍然觉得，那是所有了。

其实不然。

他的童年，极其孤僻而单调，他将它们写出来，然后在心底，轻轻洗涤一遍，便宛若新生了。而写下来的那些，已是过去了。

他的少年，情感热烈而单薄，他将那么多的爱，风风火火地写出来了，他写它们的时候，用草书般的笔触在纸上飞驰而过，他宛若是舍不得停下来的骑士。

他的初中。慌乱而深沉的记忆，黑暗年月以及厚重的欢欣，宛若荒草，在寂静的心房里开了出来，满满的，有了青春的芬芳，他低头一闻，宛若有了花朵的清冽气息。

他的高中。他写到眼泪都掉了下来。在那段日子里，他的笔，宛若是迟迟不肯耕作的老牛，他在心底鞭策自己的决心，他或许想要休息一段时间，然后再次动笔。

他的往后，许多年月，那么多人的过往，那么长的人生，他用了三年，或许更多的时间来回忆。

他将那本书，轻轻地放在母亲的坟前。

他说：

“这是我送给你的，一份礼物。”

“我的一生是你给的，然而你却不能陪我走到而今。”

“这是你缺席的我的人生，现在我完整地呈现给你。”

往事为真相所哭泣，你的泪——

为什么而流？

【1】

12岁的清晨，良辰趴在床上，拿着笔，听着海声，在笔记本上写写停停。往窗外看去，父亲在弄着渔网，一条死去的鱼被抛往大海。

昨晚八点的时候，他写完作业，从椅子上离开。发现月光从另一边的屋子照过来，很清澈。他安静地走过去，关掉灯，然后看着那些月光来来去去。

他依旧记得那年秋天夜晚的月光，清冽地照在母亲的脸上，她慈祥地对良辰微笑，要父亲关掉灯光。她虚弱的语气里，满是初恋时的温存感觉。

关于母亲的点滴，都很单薄，虚弱的温存的笑容，是最清晰的记忆。

因为毕竟那时，母亲离世的时候，良辰才7岁。

他甚至不懂得死亡的概念。他只知道母亲要离开，自己一个人，到很远的地方去。

海边有很大的风，夜晚的空气很冷，幸好只是秋天，风里有一丝清凉，

良辰穿着两件衣衫就出了门，离海不远，就可以看见海面上的灯光宛若星星般好看，一闪一闪的。他父亲的渔船，是其中的一颗。

良辰站在家门口，然后轻轻地走向海边。

坐在海边，他轻轻地抬头看去暗黑的苍穹，有满天的星星，看起来很美。一入夜，岛上的一切便静谧了起来，宛若是被隔离开的，属于人世的一部分。良辰拿着那本笔记本，抱着，似乎是自己的宝贝，这天生的记录的习惯，像是被传承着的习惯。

父亲的渔船也快归来了。旁边一些靠船的岸口已经有归来的船渐渐地入岸停靠。每日清晨，他踩着沙滩去上学，父亲与自己，踩着相反的方向出海去捕鱼，晚上的时候，做完作业，便自个儿坐在沙滩上等父亲回来。他与父亲没有太多的话语，彼此默契地生活着，白天父亲会在家，下午出去的时候会将菜做好，良辰回来的时候便负责把菜热一下，就可以吃了。有时候，疲惫到回到家便睡觉，等父亲回来的时候，听到炒菜的时候发出的吱吱响的声音，才醒过来，眼神疲倦地去吃饭。

这时，良辰听见那一声一声的踩水的声音，嗒嗒嗒。

他转身看去，那身影模糊不清，于是便往那边叫了一声：“是谁？”

那身影颤抖了一下，接着回应了一声：“有事么？”

明显是女孩子的声音，而且从没听过的。良辰蹙了一下眉，这个动作与母亲极像。然后站起来，往那个模糊身影走了过去。

“啊？你是谁？”良辰在暗淡的星光下看到她的容貌之后在心里暗暗肯定——显然不是岛上的人。

“你又是谁？”女孩反而没有一点生分，反问了过来。这下轮到良辰愣了起来，他站在那里，很久才恍惚过来说：“良辰，我叫良辰。”

女孩子咯咯咯地笑，然后说：“我叫凉澄。”

“不要学我说话。”良辰被她笑了一下，然后没好气地说。

“谁学你了。”凉澄在暗处瞪了一下这个青涩的少年，然后继续说，“我叫凉澄，凉爽的凉，三点水的澄。”

“啊！”良辰叫了一声，低低地唠咕了一声说，“怎么这么巧？”

凉澄继续踩着水，啪啪啪！很大声。

过了一会儿，良辰又问：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“我来玩水。”凉澄没有抬头，低低地说。

“我是说，你怎么会来这个岛？”良辰的语气显然急促了起来。

“我妈要我来外婆这里住。”

“你妈是谁？”

“我从小跟爸住，爸爸生病了她要我回来跟外婆住，我讨厌她。”女孩子玩着水，嘴里叽里呱啦地说出一大串有关身世的句子。

“你外婆又是谁？”良辰又问。

“你怎么那么多事？”凉澄停下玩水的动作，看着良辰说。

“不说拉倒。”

“哎呀！那么小气。”凉澄拉住他的手，两人貌似很熟悉似的，她说，“我外婆是岛西的王婆婆。”

“哦！是她。”良辰放下她的手，在心底默默地构建起那个模样，最后却总是模糊掉，他认识的人太少，整天像野孩子一样跑去悬崖那边的树林玩。

良辰抬头看海的时候，凉澄已经往岛西的方向渐渐离去。

“凉澄，再见！”

凉澄举起手，向后挥了挥，不一会儿，隐没在夜色当中。

他觉得，那一夜的星光很美好。他躺在沙滩上，不时响起沙沙沙的声响，良辰坐起来，看见父亲从海滩的那边过来了。

像是无数次的夜晚。

【2】

5岁之前的良辰，不住岛上，那时他们住在流沙镇上。

每个清晨，父亲会顶着暗蓝的苍穹出门捕鱼，往往是到日光倾满整座码头的时候，母亲才会牵着或者抱着年少的良辰到码头去，帮父亲将船上捕鱼的网清理干净。偶尔有发臭的小鱼儿，僵硬地搁置在上面，良辰捂住鼻扯掉，父母在一旁很欣喜地看着这一切。

那是其乐融融的，多么美好的一家。

却因为年少的良辰的一句话，全部改变。5岁的良辰，什么都不懂得，站在海涵岛上的时候，硬是发脾气说要在海边住，哭完后又奔跑着拾贝壳。

几岁的孩子，大抵是因为一时的贪鲜罢了，可是却没有料到良辰的骨子里宛若有天性般的固执，第一次被父亲哄骗回去后，第二次便开始不依，

第三次的时候便索性不回，坐在沙滩上，一直哭一直哭，母亲看着心里也不忍。于是便跟丈夫说：“搬来这里住住吧！或许过段时间他就腻了，到时再回去吧！”

“可是，怎么能不为你着想呢？这里湿气太重了。”

林若锦蹙了一下眉，然后跟丈夫说：“罢了罢了，都那么多年过去了，该有的毛病都没毛病了。”

就这样，5岁的良辰成功地说服了双亲，全家搬到岛上生活。

可是，良辰却不知道海涵岛与流沙镇，有着父亲与母亲太多的回忆和痛，那些伤，像是会藏一辈子的沙子，却被良辰的无理任性给一再地践踏。

搬离了镇里的大屋子，住到了租借海边的渔民的小屋子。刚搬进去的那天，屋子里空空的，阳光透着窗那边染色过来，地板上于是铺满了鲜艳的颜色。母亲穿着鞋子踩进去，地上仍然有死去的已经腐烂的小鱼儿，僵硬的鱼干、纸屑，还有很多来不及清理掉的小东西。父亲拿着扫把，把那些大件的物体——扫出去，良辰站在屋子外面的小阳台，一人高的阳台下面，有细白的沙子，年长的男子跃下去或许都能安然无恙。良辰坐在地上，双脚伸在阳台的木栅栏的缝隙里，荡来荡去。

是清晨，天边的云淡淡的，身后的父亲和母亲忙碌着。父亲小声地嘀咕着良辰的任性，而母亲则一笑了之，百般宠爱着良辰。

“其实这也挺好的，风景好，住久了或许心情宽敞点。”

那种笑，宛若蜜糖般，将良辰的整个少年浸泡在里面。

父亲叫了几个相熟的渔民，帮忙搬东西，父亲一边搬一边小声地抱怨，而母亲则在房间里，慢慢地收拾，简单地收拾了些家具和生活必需品后，将流沙镇上的屋子锁掉。像锁掉一段记忆。

良辰刚开始是在海边玩的，边拾贝壳边笑着，一个人都玩得很开心。

林若锦转身过去对忙得一身汗的良西说：“这孩子，天生就是个小人精。”

“呵！是吧！”父亲转身站直了腰，然后又说，“可是，这孩子也不像我，我也没这种脾气，乖巧的时候说什么都可以，脾气暴烈起来，什么都拿他没辙。”

“像我吧！”母亲捂着嘴笑，然后说，“不然当初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勇气，

沉往海底。”她停顿了一下，然后又说，“要知道，那需要多大的勇气。”说完，眼角的泪又下来了。

良西手拿过一条毛巾，说：“看，说得好好的，怎么又扯到这上面。来，擦擦，给孩子看到可不好。那孩子，老认定是我会吃了你似的。”良西说到最后，一脸无辜样。

而林若锦擦着眼泪，就笑出声来了。

潮汐，渐渐地涨了上来。

良辰一个人沿着海边捡贝壳，然后就迷了路。远远地望去，两边的海岸宛然是相同的模样。那时的他，才5岁，小不点儿，若是一个潮盖过来，定然是能把他淹没掉的。可他就那样安然走着，眼前是黑漆漆的山崖，山崖旁有条小道。他跑了过去，小小的脚丫在泥沼上不停地留下脚印，发出啧啧喷的声音，又宛若人的感叹声。

他撞到了一个人，那人发出了一声低沉的惊叹声，看了周围之后仍不见人，也没往地上看，就叫了起来，这一叫，良辰被吓着了，于是哭了起来。这一哭，那人才往地上看，这才看见了5岁的良辰。他那么矮，只够他膝盖的高度。他弯下腰来问：“谁家的孩子？”

良辰盯着他，也不说话，然后就往后面跑。那个人，站起来，笑呵呵地看着良辰走远。

良辰沿着海岸一直走回去，口袋里装满了贝壳，他把它们掏出来，边看边扔，扔到后面，只剩下一个。然后满心欢喜地拿着，继续往回走。

他往下面走，是斜坡路，一个不小心就栽了跟头，冲着海滩滚了下去。

一个潮汐打过来，他宛若是落网的鱼，被单薄地卷入海里。良辰吃了一口海水，然后激灵得站起来，刚站起来脚便随着退去的潮水带走的沙一样，往海里退。这时，一只大手抓住了他。在沙滩上站定了之后，良辰才看见，还是刚才撞见的那个男人，是他把自己拖上来的。

“一个人很危险，叔叔送你回家好么？”那个男子说。

良辰不语，甩了甩头发上的水，然后继续往前走，这时，他不再走海边，而是走中间的沙地。走了一段路之后，他回头看去，后面的一切渐渐隐藏在黑暗里，眼睛所到之处都是零星的闪光。

耳旁是海潮的声音。哗啦啦地来回。轰隆隆地袭击。